

交

響

林
淡
秋
著

交

響

林
淡
和

交 響

★每冊實價一元四角★

作 者 林 淡 秋
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

香港：皇后大道中

★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★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

目次

第一輯 霧

暗夜裏的旅伴.....	(八)
還不過是第一個晚上.....	(一九)
某夜.....	(四三)
饑餓的古城.....	(五五)
天漸漸暗下來了.....	(六四)
衝過第一關.....	(七一)

檢查.....(八〇)

十三隻雞.....(九一)

一 4 一

第二輯 光

磁力.....(一〇〇)

溪邊.....(一一〇)

值夜.....(一一五)

「回憶晚會」.....(一二三)

第三輯 影

鍛煉·····	(一三四)
家·····	(一四〇)
憂鬱的火花·····	(一四五)
血債·····	(一五〇)
周年祭·····	(一五四)
敬禮·····	(一五八)
燈·····	(一六二)
後記·····	(一六八)

交

響

林
淡
和

交 響

★每冊實價一元五角★

作 者 林 淡 秋
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

香港：皇后大道中

★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★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

目次

第一輯 霧

暗夜裏的旅伴.....	(八)
還不過是第一個晚上.....	(一九)
某夜.....	(四三)
饑餓的古城.....	(五五)
天漸漸暗下來了.....	(六四)
衝過第一關.....	(七一)

檢查.....(八〇)

十三隻雞.....(九一)

第二輯 光

磁力.....(一〇〇)

溪邊.....(一一〇)

值夜.....(一一五)

「回憶晚會」.....(一二三)

第三輯 影

燬煉.....	(一三四)
家.....	(一四〇)
憂鬱的火花.....	(一四五)
血債.....	(一五〇)
周年祭.....	(一五四)
敬禮.....	(一五八)
燈.....	(一六二)
後記.....	(一六八)

第一輯 霧

暗夜裏的旅伴

那是我頂尷尬的時候。

從擁擠雜沓的火車跨到曾經到過一次的城市時，身邊只剩一張五角頭毛票了。閃爍在黃昏薄暗中的蒼白的燈光，挑戰似的向我睨着威脅的冷眼，彷彿說：不准停留！然而我像跑乾了汽油的長途汽車，不得不在這裏「拋錨」，而可能給我加油起錨的，只有一個在半軍事的慈善機關服務的朋友。

提着破舊的小皮箱，穿過半生半熟的大街小巷，找到了那個機關。然而沒有得到一點友情的溫暖，迎面擲來的是一塊不大不小的霜冰：

「他嗎？早調到鄉下去了。」

而這鄉下離城足有四十里路。

「便當的呀，」朋友的朋友接着說。「夜頭討黃包車去，也不過六七塊錢，明朝搭公牌汽車去，不消一塊錢。」

然而我只有苦笑。

「真倒霉！」我在肚子裏說。向後轉了，兩腳好像突然套上沉重的腳鐐。

天完全黑下來了，街上照耀着輝煌的燈火。市面是熱鬧的，大小商店跟前是各色各樣的攤頭。這是一座在砲火中壯大起來的城市，人口已經增加了五倍，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着。古老狹窄的大街被放寬了一倍半，等於上海中等馬路的闊度。在被拆毀和被炸燬的市房的廢墟上，架起了嶄新高大的建築，有些還是赤裸的屋架，可以猜出成隊的工人白天會在這裏忙碌過。這裏那裏，除了摩登男女的香水氣和脂粉氣，還可以聞到強烈的油漆氣。

然而在另外一方面，也有使人洩氣的地方。幾間比較進步的書店都不見了，一間變成了文具店，一間變成了點心店，還有一間變成了軍服店。牠們的「倒閉」應該不是由於生意不景氣，因為我上次來這裏時，牠們無日無夜都擠滿了買書的青年。而幾間規模宏大的官開書店還是同幾個月前一樣，像坟穴一樣空洞、冷落，只有幾個男女店員在那裏踱來踱去，硬撐

場面。這大概不是這個城市獨有的現象吧？

我像遊魂一樣在大街上蕩來蕩去，不時引起武裝軍警和便衣特務的懷疑的注視。半天沒有吃過東西的肚子忘記餓了，我的心急得發慌，額上冒出小小的汗珠。我不知道怎樣突破當前的難關。立刻討黃包車到鄉下去，向朋友借錢給車夫吧，太不像樣。而且萬一朋友出門了呢？找個旅館住下來，明天打電話叫朋友送錢來吧，更不成話，而且旅館大都是先付後住。在街上蕩到天亮吧，一定要被捉將官裏去，許會在「搗亂份子」的罪名下給偷偷砍掉腦袋。餘下的路只有一條：難為兩條瘦得發軟的腿，趕他四十里夜路！然而這又是生平未曾冒過的大險……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我一時回答不出來。

整日陰沉沉的天氣，這時又括起一陣陣不大不小的風。市招嚇得唏嘩唏嘩地發抖，好像恨不得快躲進店堂裏去。從呆笨地移動着的黑灰的雲塊那裏，洒下疏落的雨點。大小攤頭一齊撐起了油布大傘，行人少得多了。而我的一頭亂髮，不合身的舊三西裝，鞋底開了口的皮

鞋，和破舊的手提箱，更引起「秩序的維持者」們的注意了。

「到底怎麻辦呢？」

除了走夜路，還有什麼辦法！

憑着路燈幽暗的燈光，摸索到汽車路的時候，已經九點多鐘了。路燈沒有了，夜的漆黑的凝塊的緊壓在我的上下四週，好像黑暗之神集中所有力量來阻撓我的行進。我根據往常對付黑暗的經驗，緊閉一會眼睛，又重新睜開來，果然辨出了朦朧的路影。公路應該是平坦的，然而我仍像在深淺不一的水潭裏跋涉一樣，戰戰兢兢地踏着試探的步子，唯恐碰到致命的障礙。我是愛惜自己的性命的。

雨點早已停止了，風也小了。只有細濛濛的毛毛雨洒落在我的頭髮上，眉毛上，睫毛上，模糊了我的眼睛。千百種神祕的聲音從四面八方襲來，像無數妖魔鬼怪的搖旗吶喊，像千兵萬馬的衝鋒陷陣。千百種奇形怪狀的物象顯現在我的週遭，向我裝模作態，點頭稔笑，好像就要向我撲來。幾十年來從書本和口頭得來的一切恐怖故事，一齊湧上我的腦海，與外界